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四

宋

度宗皇帝

己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以制置兼知揚州。

初至官。即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今江南通州金沙場。東有河。下達鹽運河。入海。即李庭芝所鑿。以省車運。始

平山堂。注見前瞰揚城。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

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于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

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縣西北。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南。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

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互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

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

大臣過退。實以禮自。無非是則。無以開臣。分乃宋之。士大夫習。染相沿在。位稍不得。志往而行。或送過去。姑無論其。人之賢否。而希君臣。大體一節。已不可同。

況夢鼎視國勢傾危竟爾起然長往直是為避禍苟全之計更不止僅圖冒丁矣

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可集事邪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巴為大寶法王 蒙古主命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

更號帕克巴為大寶法王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范陽人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在襄陽縣東南漢江上敗績世傑柔之從

子從柔戌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磨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間

升辟稍越拘擥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城敗績新城續綱目作新郢考輿志新郢城在德安府鍾祥縣西南宋末築為數百里夏貴赴援至襄陽城下則已踰新郢而西不得云襲新郢也且續綱目子目中明云貴趣新城而提綱乃書新郢帳檣殊甚今特改書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

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

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舊志元國襄陽分築十城新城其一也明日貴舟

果趣新城至虎尾洲在襄陽縣南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瀘子灘在襄陽縣鹿門

山南漢江西南岸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曄

植之弟

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蒙古主以衍廢立命趙璽行省東京

聚兵平壤往問其罪已而璽至東京會衍已死乃請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諒衍之子及其親屬

未幾衍黨復集

餘衆立植庶族爲王竄入海島踰年始討平之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

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廣

六年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討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

虎遺書賈似道曰吾持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議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關宣預政之漸不可敗也入奏

杖之蒙古主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孫智密迪音

舊作匿贊馬丁今改爲

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

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替以苟免邪遂

總臣事上功過皆無不可掩飾固不可懷倖免之心亦豈宜存分

體之見庶
希憲當西
或人繫獄
敬原時本
未預聞無
妨置身事
外願補署
聖判自求
罷斥矯情
干譽殊無
足取又豈
人臣勿斂
之義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四

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妾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設宴阿哈瑪特愧而退

以陳宗禮

字立之直祐進士

簽書樞密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

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

筵以表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及是拜簽樞未幾卒

蒙古主立尙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阿哈瑪特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富國試以行

事頗有成績因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既立尙書省以為平章政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

多阿附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庫克新

舊作忽辛今改

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

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

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辭免蒙古主不許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

于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

宋度宗皇帝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侵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牽制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

諤德齊展斯迪音

一名烏瑪喇回人按察賽音諤德齊展斯迪音舊作賽典赤瞻思丁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並改

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

澤州人

出嘉定

汪良臣出重慶札拉布哈

舊作札刺不花今改

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

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

在襄陽縣東南

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

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閣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

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

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

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即律有尙

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家東平

姚燾

字端甫樞之從子

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

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

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貧者罰讀書若干過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帝爲生人之道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衡以論阿哈瑪特專權閣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即律有尙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家東平姚燾字端甫樞之從子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貧者罰讀書若干過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帝爲生人之道



二張奮身
冒險直進
重圍其忠
勇誠為可
尚但所云
募士持蠟
書求援襄
郡相距尚
遙所募二
人即素押
波濤豈能
于水中數
日不食况
元兵既列
楮連數十
里魚蝦尚
不能度其
密比可知
無論水底
抽鋸難施
且鋸一木
非咄咄可
丁而抽鋸
水中斷樑
浮上又密
不為偵候
者所知援
之于理實
不可信此
不過次長

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背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大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檣。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檣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在襄陽縣東南漢江中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捷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縵。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珠劉整分艦戰。繼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龍榮。舊官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事遂從而
附益之史
家承其誤
誤亦未加
深察耳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劉整為降
之初元人
即信而委
任之何至
此時始患
為元用況
整既墮節
味心豈復
懷宋室
而其雄狡
之性于宋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

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

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

即日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事恣日甚異人議已務以權術

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

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事

臣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

人賁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

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本漢縣

名今屬屬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

元強弱勝
之大局審
之已深斷
不肯爲虛
名所餌即
欲藉此離
間亦無隙
可乘徒令
詔使被戕
見笑敵國
可謂拙于
謀矣

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九年元至元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文虎牛富人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虜富

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鑊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

以爲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臺臣多言高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似

遣曰吾用誰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之且至亦不樂以爾其客客曰易曰今朝廷

以襄急故遣誰吾以權聞則難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十人文煥即選以大捷奏然不

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先是阿爾哈雅輝和爾人舊作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遂破外郭至是移之以向襄陽

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

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僭文煥朝。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靖江府師範。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城清口。

注見前。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

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

擇利地築城備之。

整清河軍。元改縣。今縣屬淮安府。

置機速房子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

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

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鎮漢江口岸。曰。城

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

在安陸府當陽縣。西亦名復船山。

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

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精吉木為太子。精吉木。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

字敬甫。

唐縣人。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贊善。精吉木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

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精吉木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

元之覆轍也。專力荆湖。迨襄樊。而諸險固失。破竹之勢。已成。淮東。諸路之師。特以牽制。宋兵使腹背受敵耳。非必欲築堡堅壘。為曠日持久計也。况清口。桃源之策。整當時即有是言。何至將軍中書。峽密。精吉木。人之手。使假宣洩于外。乎至蜀平。

江南可定
之言尤衆
所共見不
待整言者
宋人不惟
不獨其詐
且頗信之
而遽加與
審所見何
真孩燕哉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字元晉。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注見前。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

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

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

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

僅從薄罰。興奴隸庸才。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

足以快天下之急。乞置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

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

贊普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等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驢山。在重慶府合州東北。知合州張珪。字君玉。鳳州人。擊走之。劉整獻計于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驢虎頭。亦在合州東北。二

山扼三江口。嘉陵江入合州界。合渠江曰嘉渠。又逕州東南。合清江曰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舊作合。今改。築之。張珪聞哈喇至。乃張疑

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在合州嘉陵江中。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驢城築卒不就。先是元

廷與王堅力拒守。國以廷代之。廷承調鼎之後。外以兵誅。內教民。田穡果未再期。公私兼足。至是元兵既退。廷言于朝。請城馬腹虎頭二山。或先城其一。以據險要。不報。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竦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竦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

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竦。奕以兄事竦。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

兵。

封子帝次子全后田為嘉國公。

甲子元至元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

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巴延蒙古巴林部人舊作伯顏今改為中書左丞相。巴延事宗王轄魯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

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即位太后臨朝稱詔。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及是崩。賈似道入宮

議所立。眾以建國公同正帝長子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

封兄是為吉王。弟同炳度宗第三子為信王。是母楊淑妃。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宋即不拘
元聘使元
亦未必竟
能忘情况
既因此搆
毀與兵更
非禮遣所
能釋怨至
此時而欲
輪輟緩師
幾無異備
莊公之許
監求活立
信所見誠
爲迂闊無
當至其以
選兵屯守
爲上策雖
亦緩不及
事然憑江
淮之險以
爲固悉簡
精銳拒守
未嘗不可
稍退敵鋒
而爲國獻
謀言之尤
爲無罪乃
似道遽以
爲狂言肆
貶罷斥旋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責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延續天命之幾重惜

緩急倒施以求常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

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休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兵無事則泛

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即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

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治之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

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一二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

天敗我也銜璧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詰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等中以危法廢斥之朱

禪孫爲京湖制使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北與於潛縣及湖州府安吉州接

民溺死者無算。界元和志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

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

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

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南侵天澤有疾而還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道兵與阿珠

阿爾哈雅呂文煥行省荆湖博囉干羅羅郭舊作忙兀鄂約達勒舊作長答兒今並改安塔海蘇達蘇人

天下之口
以望其宗
壯之亡實
本解其是
何謂焉矣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千趨淮西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

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囉千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拉

爾氏舊作將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與鄭陽府接界在鄭陽府南漳縣南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在南漳縣南山最險隘在鄭陽府南漳縣南徇荆南而

自與阿珠帥阿樓罕札拉爾氏舊作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州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元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鎮名在安陸府荊門州東南州志西魏破

新郢守將邊居誼隨州人死之巴延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郢州城即古

陸府治石城注見前新郢在漢南橫鐵鉗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礮弩其要津皆施柵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

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阿珠乃用俘者言由間道趨郢俘言沿江九都精銳營萃于二郢若舟師

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巴延從之攻拔黃家灣堡引諸軍邊舟由藤湖入漢黃家灣堡在鍾祥縣南藤湖在荊門州東南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

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擊金汁礮焚其廬

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遂薄新城即新文煥列沙洋所賊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

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

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璽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繼城出者居誼

悉驅入營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

所部三千人獨力戰悉死焉。

十一月以陸秀夫

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後徙鎮江

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

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倅更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容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

以王燦

字仲潛一字伯燦紹興新昌人

字公秉分甯人

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制下燦屢疏固辭不許尋又請毋判省院公牘

亦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

注見前

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青山磯。

在武昌府江夏縣東北漢大江

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

在漢陽府漢陽縣西今爲鎮有巡司

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

禪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

在漢陽府孝感縣東南上流即潞水分流曰潞水又別爲竹子港下流俱入大江

口穿湖中可

從陽邏堡西沙蕪口

在漢陽府黃陂縣南上通武漢下通大江一名武口亦名沙武口

入江巴延乃進圖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乘間遣阿

樓罕將奇兵偕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

招諭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

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阿珠卽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

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戰馬後隨萬戶史格

字晉明天澤子

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